



请你喝菊花茶吧！这个叫小雪的女人这样说。我看见她在杯子里放进一把干了的菊花，冲上水，那些失去了生命的东西立刻鲜活起来慢慢舒展它们久违了的花瓣。

鲜花开满透明的杯子！

雨雁 著

把天堂带回家

我仿佛嗅到缕缕芬芳的菊香飘
荡而来。

她把杯子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她那么淡泊的声音再轻语一遍：请
喝菊花茶吧！

我想为这部小说设计这样的开
篇，我想极力装出淡泊的样子，向
你道出一段生活的散板，可是笔却
使我改变了初衷。一段段鲜活的事
件，仿佛一朵朵干涩的菊花重新盛
开，我不得不抑制自己喷薄而出的
情感，像那个叫做小雪的女人一样
走到你面前说：请喝菊花茶吧！

华夏出版社

天堂帶回家

雨雁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天堂带回家/雨雁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

ISBN 7-5080-2770-1

I. 把… II. 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405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0.75 印张 235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聪明美丽的陕西姑娘吴小雪一家六口人，有四位都患了不同类型的残疾，她自己是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的。在艰难的环境中，吴小雪从不向命运低头。为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立志于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三十多年来，她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迎得了人们的肯定；在自立自强的人生奋斗中，她还赢得了四川小伙子何越的爱情。

这是陕西省青年女作家雨雁（刘爱玲）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娓娓动听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天堂就在那些热爱生活、奋斗不息的人们心中。

目 录

上 部

一、雨后	(3)
二、碎片	(7)
三、小萍之一	(12)
四、我姓什么	(15)
五、翡翠凉鞋	(18)
六、拐杖	(22)
七、在华县的日子	(30)
八、父亲的故事之一	(35)
九、行走陕北	(40)
十、梦里长春	(44)
十一、我的老师袁馨雨	(49)
十二、父亲的故事之二	(53)
十三、5月18日之一	(56)
十四、5月18日之二	(61)
十五、父亲的故事之三	(67)
十六、杏树坪	(72)
十七、小萍之二	(77)
十八、侯叔叔	(85)
十九、秋天到了	(88)
二十、上学	(92)
二十一、流浪男孩	(95)

2 把天堂带回家

二十二、高温肉	(99)
二十三、有这样一位老人	(103)
二十四、北行	(107)
二十五、父亲回来了	(110)
二十六、我的老师	(113)
二十七、小莲	(117)
二十八、药	(120)
二十九、一件上衣	(124)
三十、母亲	(128)
三十一、如果有梦	(135)
三十二、我的高中生活	(141)
三十三、最后一课	(147)
三十四、让梦插上翅膀	(151)
三十五、大毛	(155)
三十六、刘欣的故事	(160)
三十七、生命像舞蹈	(165)
三十八、在永安	(171)
三十九、爱情故事	(176)
四十、倾谈	(183)
四十一、世上最疼我的那人去了之一	(187)
四十二、世上最疼我的那人去了之二	(192)
四十三、伤	(196)
四十四、母亲的“祝福”	(200)
四十五、在路上	(203)

下 部

一、在南溪之一	(209)
---------------	-------

二、关于何越	(212)
三、1989 年的爱情童话	(216)
四、我留下的右臂你收到了吗	(221)
五、在南溪之二	(224)
六、红烛	(233)
七、日子	(238)
八、乡音	(245)
九、果壳上的孩子	(249)
十、我公公来了	(252)
十一、一根老萝卜	(257)
十二、风雷巷 5 号之一	(261)
十三、风雷巷 5 号之二	(265)
十四、“鸡市拐”	(271)
十五、“八块八”	(276)
十六、铁板车	(280)
十七、西安钟楼的一个晚上	(284)
十八、花香	(290)
十九、小贩	(294)
二十、相信我能养活你	(300)
二十一、我公公的一天	(304)
二十二、母亲病了	(311)
二十三、1999, 在耀县	(316)
二十四、把春天点燃	(325)
二十五、回家	(331)
 备忘 2001	 (335)

上 部

请你喝菊花茶吧！

这个叫小雪的女人这样说。我看见她在杯子里放进一把干了的菊花，冲上水，那些失去了生命的东西立刻鲜活起来，慢慢舒展它们久违了的花瓣。

鲜花开满透明的杯子！

我仿佛嗅到缕缕芬芳的菊香飘荡而来。

她把杯子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她那么淡泊的声音再轻语一遍：请喝菊花茶吧！

我想为这部小说设计这样的开篇，我想极力装出淡泊的样子，向你道出一段生活的散板，可是笔却使我改变了初衷。一段段鲜活的事件，仿佛一朵朵干涩的菊花重新盛开，我不得不抑制自己喷薄而出的情感，像那个叫做小雪的女人一样，走到你面前说：请喝菊花茶吧！

一、雨 后

后来父亲对我说，在那个滂沱大雨后的早晨，父亲起床，看见雨水冲坏了很多处路基，晚上有好几家破烂的房屋进了水，随处可见清理淤泥的人，父亲寄居的那位朋友王老五说，走，到那边看看。无所事事的父亲随他的朋友翻过劳动局的断墙来到一孔窑洞的外面，窑洞的门敞开着，夜里山上汹涌而下的雨水注满了窑洞里面，阳光透亮地打在水面上，映出那里浮着的四只鞋子，两大两小，一个坑坑凹凹的铜盆在水面上漂浮着，一盘方舟似的土炕上躺着一个疲惫至极的女人，她的头发粘在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泥巴。她就那么旁若无人地沉沉

4 把天堂带回家

睡去，在她的旁边，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摇一下那女人的臂膀叫一声：“妈，做饭，我饿了。”

王老五说看见那女人了？父亲说嗯，王老五说可怜不？一个人带着个孩子，没男人的日子真难过啊。父亲说，唉！王老五说给你说下咋样？父亲使劲地摇头，连连说不行。王老五就说吴鸣你今年多大了？四十六！半辈子都过去了，还不成个家，难道就这样晃一辈子？老了有个头疼脑热的，连个端汤送水的人都没有，你把那钱少糟蹋些，啥都有了。那娘俩能吃多少？权当少喝一斤茶叶！那时候浪荡一生经历过几生几死的父亲一技在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喝18元一斤的茶叶，后奔头梳得一丝不苟，即使不多的一两套中山装，也是晚上洗了，用蓝颜料煮过，永远的光鲜如初。

不知是否那一刻，父亲被王老五的话打动，决定放弃他18元一斤的茶叶，接受这个破窑洞中苦苦支撑日子的女人与她年幼的孩子，时值1964年，那就是后来我的母亲与姐姐李小萍。

最近，我想写一部关于父亲的小说，我觉得父亲传奇的一生足以构成一部精彩小说的素材。中国历史的百年巨变是那么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身上，读父亲，我会情不自禁地读出一部中国的现代史来。是母亲改变了他的道路，像一道流水，偶然地遇到一块石头，它想转一个弯继续它的航程，可是却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我极力想像最初的那一瞬间，我无法把握事件的原始形态，它总是那么模糊不清，因此我写下的文字就总是了无生气，像一段应用文的简介。

一块大石头，还有一块小的，那就是我。然而我真的能算做进一步改变那道流水的石头吗？

父亲说我出生的那天早上下着大雪，“铜钱大的雪片”铺

满了整个山野,因此外面出现了白夜现象。早上5点,父亲照例要早起去20里外的黄堡石渣厂职工灶上上班。他是那时铜川市里最好的厨师之一,很多地方要他,可是他的脾气不好,总是干不到几天就罢工不干,又到一个新单位,不知怎么就到了石渣厂。

在此之前的五十年代,苏联还是老大哥的时候,有专家来铜川,就是父亲主的厨。父亲说他做好了饭菜,就有警卫过来,看着他每样尝一点,然后警卫再尝,最后才上给苏联专家。“那气势!”父亲说。那时流行跳交谊舞,在一间大礼堂里,星期六的晚上就聚了很多年轻人,男男女女的手拉在一起。那时的铜川人还很保守,父亲不习惯,可是领导当一项政治任务分下来,久而久之,父亲竟也能跟着节拍踏几步了。那正是铜川一九四地质勘探队的建队初期。

铜钱大的雪片儿——不识字的父亲这么形容——盖满了小路。父亲准备去上班,母亲就在这时呻吟起来,要父亲去请门前市蔬菜公司的王奶奶来接生。可是偏偏那天王奶奶得了重感冒,疼痛中的母亲又让父亲去一里之外的基建公司边上请我们村上的罗奶奶。腊月二十七,一年中最冷的日子,父亲把罗奶奶从晨梦中叫醒,她抖着手穿好了衣服,拉起她的拐杖,迈入了齐膝深的雪中。焦急的父亲说,我背您吧,婶子。老太太噙着牙说我能行。在他们一身寒气赶到的时候,我已经出生一个多小时了。我的脐带连在沉睡的母亲身上,瘦小的身体又红又皱,姐姐说我一会儿哭一下,一会儿哭一下,因此她给我盖了张麻纸保暖,她说她隔会儿揭开看看我是否还活着。就是那时,我得了气管炎。

多少年后,我想像我出生的那个早上,似乎看见满天大雪中,一匹黑马从天而降,它长嘶着来到母亲的窑洞里,想寻找

6 把天堂带回家

一丝人世的温暖,却被搁置在冬天的炕沿上,仅盖一张麻纸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一小时。

二、碎 片

1998年的“六一”儿童节，我5岁的儿子铺开一张画纸，俨然一位小画家似地要作一幅画，画的题目是“我爱爸爸妈妈”。他一本正经地要求我与他的爸爸坐在面前做模特。然后他打量我好大一会儿之后说：“我可不画你的拐杖！”正像我是以拄着拐杖的形象走进儿子记忆中的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母亲也是以残缺的形象走进我的记忆。她的半边身子不知为什么倾斜着，右手五指不可思议地外翻，而右脚，像卓别林一样是横着向前走的。她总是离我远远的，一个人独自睡在炕的那头。我一直是由父亲来照顾，如果偶尔有一次跟母亲睡，就会没出息地尿了床。那时候，父亲已经48岁，而母亲才33岁，她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睡不完的瞌睡。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我常常看见母亲随便往哪里一靠就能睡过去，有时即便没有东西可靠，她也会就那么把头歪下来，呼呼睡得很香。

母亲的奶水不多，父亲说“你张了一张瘦嘴在哭”，因此父亲辞了石渣厂的工作。父亲就是这时来到离我家很近的粮食局上班的，直到他离我们而去，一直都在这个系统工作，这其实不是他一贯的性格。

父亲用他高超的厨艺把羊油与面粉放在铁锅里，用文火翻炒一个多小时，制成一种营养价值很高而又容易消化的婴儿食品，用的时候放在一只黄色的搪瓷缸子里，打上鸡蛋，再放各种佐料煮一煮，那味道真是好极了。他每天早上喂过我后去上班，中午12点开过饭后再跑回来喂我第二顿。真不好

8 把天堂带回家

意思,由于父亲总是惦记着我,开饭后没多大会儿就锁上门奔回家来,来的晚的同事就买不到饭了,又跑来家喊,人们笑他老蚌得珠,他也不计较,以致后来他的老局长都很委婉地向他提出了这一点。可是父亲无法放心母亲为我煮饭,她不是煮得太稀耐不到时间,就是太稠,还没热,缸子底下就结了底。

记忆是由一个碎片一个碎片拼起来的,有好多事情我分明记得,父亲却说你尽吹,那时你才多大?

一张旧照片,是我1岁时拍的,带一顶绿呢小兔帽,两只耳朵高高地翘在头顶上,我圆圆的大眼睛溢满了泪水。恍惚记得那天是三婶抱着我,不知为什么哭起来,父亲也哄不住,就那样放在一只四方的高脚木坐椅里,我的两脚使劲地搓在一起表示不乐意。父亲惊异地问你怎知道那天有你三婶?可我记得。还有父亲给我第一次洗澡的一个瞬间:白色的搪瓷盆子船一样放在门口的太阳地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洗脸盆,父亲抱起我慢慢放下水去,我立即被一种失去了依托的恐惧紧紧攫住,支撒着手,踢着小腿,身体打了一个激灵,“哇”地哭起来。母亲说那时我只有10个月,然而第一次下水的感觉却是如此清晰地贯穿着我的记忆。以后常赖在盆子里不肯出来。有回着了凉,肚子疼,那时已经下午六点了,父亲抱起我就往医院跑,他走得很急,身上出起汗来,我的腹部紧贴着他,要过大同桥时已经好多了,看到桥下流淌的河水,不禁拍着手叫:水水!水水!!那时的漆水河清澈宽敞,远远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泛着白色的浪花,在夕阳下向远方流去。

父亲每天下班都要到棉纺门市部走一趟,那是当时市里最大的百货商店,他要用最漂亮的衣服打扮他的小女儿。虽然,在那个被黄蓝黑充斥的年代里,想找到一点异样的色彩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买来红绒线,仔细地在我头上扎出三朵铁

梅一样的红花——不知怎么，父亲坚持为我理他们耀县老家的“老三片”头，头顶一圆片，耳上方各两小片，我就那么哪吒闹海似地顶着三朵小红花，骑在父亲的脖子上骄傲地疯跑。

3岁的时候，父亲用一副红袖章请我大舅妈为我做了双鞋，脚面上用绿色与明黄的丝线绷出一只蛤蟆来，又用一个面粉袋子拿草绿色颜料染了，给我做成一套短袖裤，我扯着父亲的小手指，一路唱着《红灯记》到文化宫，又一路跳着回来。他为我买当时最好的大白兔奶糖，让我从我家的窑洞里双脚并拢往外跳，然后跳回来，奖励一颗糖。红鞋很快就露出了脚拇趾，我难过地掉下泪来，父亲却说，没事，我让你舅妈再做一双更好的。他教我他惟一会的两个字“吴鸣”，我清楚地记得那“鸣”是有四点底的“鳴”字，我竟然很快就会写了。我是那么淘气，总爱上高爬低，还爱用他的高脚杯子喝水，那是我父母结婚时单位同事送的较贵重的贺礼，可是都让我摔得一个不剩。母亲过来训我，父亲却说，孩子刚刚做了错事，心里正紧张，你立刻骂她会对脑子有刺激。过后他说下次不能这样，我知道他不罚我，就要赖皮高声应答说：“噢！”下次依然再犯。

因为姐姐的一条腿在父亲来之前的时候，不小心摔了跤，又缺乏照顾落下了残疾，父亲总疑心我哪里也会出现意外，担心母亲的病会有遗传，总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的双脚并拢，让我使劲地伸个懒腰，当他怎么也挑不出毛病时，才微笑着说：“这小鬼，睡觉！”

我外婆家在川口山上的黄岩村，母亲要走亲戚时，我每次都不依不饶地闹着要去，父亲劝不动我，就抱着我上车。乘车的地点不是电影院就是基建公司。常是过不了两天，父亲就要来接我回家。而我在外婆家也是吵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天一黄昏就要母亲回家，不然就要父亲，我舅妈就该骂我：“你大

的脑壳,回去!谁让你来的?!”我外公扯长了脸说:“给顶块砖!”可了不得,因为这句话,我哭了两小时都没人能哄得住,外公给我拿来块点心,那年外婆病重,那点心是为外婆买的,可也哄不住。我记得外爷一边骂我一边用一把大铁壶在院子里支的三块砖上烧茶喝,他的山羊胡子翘着,像个大军阀。我是那么害怕他把其中的一块砖真的放到我的头上来。

后来我自己想去外婆家找大舅的孩子玩,到电影院去坐车,我拿了条父亲刚发的白毛巾,塞在棉裤胸前的裹肚里用来擦鼻涕。我像大人那样插着双手,然而我走到了马路那边,找不到汽车站,就进到新华书店里,那时书店正在咚咚地上铺板门,我瞅空子钻进去游览了一圈后却找不到出来的路了,营业员连连问道:谁家的孩子?我哇地吓哭了,不知怎么就被父亲找到了。他问我毛巾呢?我说在这儿,手一伸却找不见,原来我穿着开裆裤,毛巾不知什么时候就从那里漏掉了。

在另外一张照片上,我穿着母亲用一尺一寸草绿色条绒布做的上衣,脚上是那双蛤蟆鞋,我的腿裸露着骑在一匹木马上——那是多么光洁健康的一条腿!细看,正是我已面目全非的右腿。哦!我现在已经一点想不起不用拐杖走路的感觉了,然而那时候我确实是那么能跑。在以后的30年间,我一直在做没有拐杖的梦,在梦里,我的身体轻飘飘像长了翅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许没有拐杖的日子真的像飞翔?

在我出生后的那年秋天的某个傍晚,我母亲背着一大包旧棉絮穿过街头去永安村的弹花房弹棉花。在不时响着冷枪的街上,母亲被两个戴红袖章的人用枪顶住盘问,母亲说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她跟跑着回到家里迅速关上大门,外面密集的枪声就响了起来。那时我正在熟睡,母亲心惊肉跳地一把抱起我,我在睡梦中噙住了她的乳房,可是,谁又知道